

本土文本



又是一夜的辗转反侧。
“不许儿子和儿媳回家？你老糊涂了吗？”老伴坚决反对。

“不是不允许回家，是观察一下，暂时不要回家！”老蔡明显感到底气不足，急中生智搬出林书记来，加了一句：“是镇上林书记同意观察的。”

“那镇上怎么不发文件，自古以来，我还没有看到政府不让人回家的，我只知道，只有美国政府不让钱学森回国，怕他搞原子弹。”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老伴这几天没有事，天天在手机上看连续剧《外交风云》，还一看就用上了。

“想想2003年非典的惨痛，老支书是怎么死的，难道我们还不能时刻保持警醒的头脑？”

“警醒是必须的，在事实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无疑与武汉那8名造谣者无异，老蔡头，你不要晚节不保呀！”老伴反驳道。

“正因为我要在最后一班岗上守好门，把门关，我才会这样做。”老蔡开始理直气壮起来。“这是对党负责，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老蔡加重了语气。

“我不管了，要说你和儿子说吧，反正酒席我订了，人我也请了！”老伴掀开被子，睡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蔡也翻身下床，披衣来到院子里，正值月半时分，乡村的夜晚静静的，皎洁的月亮高悬天空，明净的月光让静寂的村庄、田野、树木、小河，披起银色的薄纱，撩起人们想揭开面纱的欲望。腊月的夜风依然刺骨，老蔡打了一个寒战。

“咳、咳、咳”，老蔡不由得一阵猛烈咳嗽，似乎“肺”开口说话了，要与他交流。“肺”开始时气喘吁吁，用微弱的声音对老蔡说：“我是肺，人需要我提供氧气，通过我与外界保持气体的流通和交换，以获取生命的力量。然后，又通过我身上的肺泡将人体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除体外。”

老蔡说，那我几十年来咳嗽不止，是不是肺部出现了问题？“肺”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主人呀，你是支气管出了问题，如果是我出了问题，可不会这么长时间了，因为我太娇嫩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

“咳、咳、咳”，老蔡又是一阵猛烈咳嗽。他似乎又听到“肺”在大声呼吁：“主人呀，要及时保护好我呀，一旦我的功能出现障碍，主人你就会出现咳嗽、胸闷、气喘等症状。严重时，我吸气与呼气的动力就不足，主人你就会呼吸无力、气短、声声低怯、体倦乏力，也就是你们医生所说的‘肺气不宣’‘肺失肃降’。”

那怎么办呢？老蔡在心里问道。

一阵风吹过田野，树枝上发出簌簌簌的声响，围墙外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但还是有不少飞虫在灯光里飞舞。奇怪的是寒冷的夜晚居然有几只蝙蝠在天空下盘旋，似乎在寻觅美味大餐。

“肺”又开口讲话了：“主人呀，不要让我受凉，不要让我受刺激，比如：熬夜、酗酒和吃太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在雾霾很严重时，要戴上口罩，预防我受到污染，有时间多去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哦，对了，主人呀，我要特别提醒你，我最怕的，是一种寄生在一些野生动物身



绘图：瞿溢

上的病毒，比如，老鼠、蛇、蝙蝠等等，一旦这些病毒进入了我的体内，我只能抵挡最多十四天的时间，然后，我就会迅速萎缩成一张白纸一样，失去一切功能，主人就会失去生命，十多年前你们所命名的‘非典’就是这种病毒的表现，而且传染性极强，只要你们面对面，不加强自身保护，就会相互传染，不切断传染源，我的兄弟姐妹一样会受到侵害。”

“啊……嚏……”，又是一阵寒风掠过，老蔡连打三个喷嚏后仿佛才从梦境中苏醒，他知道自己受惊了，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下盘旋的蝙蝠，月光照射下，蝙蝠的剪影就像一只只黑魔向老蔡扑来……

儿子并不同意老蔡的决定。“我三年都没有回家了，这次婚假也请好了。”儿子在微信上回复道。

想想也是，儿子在武汉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但回家，万一把病毒带回来又怎么办？老蔡心里直打鼓，十几年前非典的惨痛一直折磨着老蔡的心，他感到心力交瘁，加上前天晚上着凉，半夜开始发起高烧来。老伴拿来退烧药心疼地责怪他：“老蔡头，你这是何苦呢？怪自己管管好，把家照顾好就行了，不要再逞强了！”

凌晨，老蔡迷迷糊糊入睡，就看见老支书来到床前，老蔡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听见老支书说道：“老蔡呀，非常时期你可要担起责任来，不要忘了非典带来的伤痛呀，要做一个对得起老百姓的好官啊！”

“做一个好官——”这声音在老蔡耳边越来越响，老蔡猛然惊醒，原来是一场梦。“是老支书不放心老百姓，在天之灵托梦来了！”老蔡喃喃自语。

清晨的海州镇从睡梦中醒来，喧闹、繁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老蔡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睡过钟点，他摸摸额头，高烧竟退了，不过头还是有点隐隐作痛。

过了早市的“好再来”面馆，依然不时有食客进出。老蔡吃了一口“赛庆嫂”端来的面条，觉得嘴里没有一点味道。老蔡招呼“赛庆嫂”加点麻油。

“感冒了，嘴里没味！”老蔡对

零报告 (小说)

□源泉

“赛庆嫂”说道。

“这些日子天气忽冷忽热的，老蔡你要当心一点，多保重。”“赛庆嫂”关心地说道。“我家在武汉的那口子，昨天开始发了一夜的热，我让他到医院看看，他说庄稼汉扛得住，工地上还有几个工人也咳嗽，发热，没大不了的事，再说过两三天就回来了。”

“什么？你男人发热了？还有几个工人？”老蔡急忙反问了一句。

“是呀，他难得感冒一次，就是感冒了，我老公说了，多喝点白开水三四天就好了，反正他们快回来了！”

“不能回！”老蔡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

也许老蔡的声音大了一点，严肃了一点，一下子把“赛庆嫂”说懵了。

“咋了，老蔡，你这话就不中听了，我男人一年到头在外，过年了，你这个当官的还不让我们团聚一下，你真的要我和‘奥利奥’过年呀！”

听到叫“奥利奥”，正趴在老蔡脚边的小狗“奥利奥”昂起头，向前耸起了耳朵。

“不是的，大妹子呀，是这样的，我是想说，你听我慢慢说！”老蔡一时语塞，竟想不出恰当的话来了。

幸好，旁边桌上一个正在吃面条的邻居插话，开了句玩笑：“老板娘呀，不要激动，老蔡不让你老公回家过春节，八成是老蔡想和你一起过年吧！”

“赛庆嫂”也是八面玲珑之人，也正如刚才一句冲动的话后悔，听邻居一说，不由得顺势下坡，接着邻居的话茬笑着说：“老蔡，你真的想和我一起过年吗？”

老蔡也靠船下篙，哈哈一笑说了句：“玩笑，玩笑！”解了窘境。

“赛庆嫂”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不忘记补充一句：“我们的老蔡可是好官哟！”

“好官哟！”坐在办公桌前，老蔡反复咀嚼着这句在梦里和现实中出现过的话。他不由自主拿起电话，给远在武汉的儿子打过去，足足打了四十分。放下电话，老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把社区大学生村官小廖叫到办公室，吩咐他制作几

张登记表。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到了年终，各种检查、评比、慰问；各种报表、数据统计；各种迎来送往，大到经济指标，小到二胎指标，全都需要老蔡把控。社区定编干部不足十人，好在老蔡经验丰富，人缘广泛，处事有道，也深得人心，各项工作到也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全镇十二个社区、村居考核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用镇党委林书记的话说，有老蔡在，我们放心。

社区工作，虽然也有上下班作息时间，但老蔡基本上是全天候的工作。忙了一天，社区窗口人员已经下班回家，老蔡还在办公室审定小廖送来的《向阳社区在武汉人员2020春节回乡统计表》《向阳社区居(村)民2020年春节期间娶嫁喜事统计表》《向阳社区各小区(组)文体活动演出时间统计表》等表格。

忽然，门外“噔噔噔”传来一阵脚步声，没等老蔡去开门，门就被人推开，进来的人原来是“赛庆嫂”。

“赛庆嫂”一反常态，满脸怒气，对着老蔡责问道：“老蔡呀老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相信你，信任你，你现在倒好，居然让你在武汉的儿子到工地上，把我家老公拉到医院去检查。我们是老乡呀，你儿子是不是有病人指标，拉老乡充数呀，你这不是在坑我们吗？”

这次老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大妹子呀，别激动，来，先坐下来，我说给你听！”

老蔡有意放慢节奏，到饮水机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赛庆嫂”。没有直接接她的话茬，而是反问了一句：“大妹子，我想问你一件事，还记得非典吗？”

“怎么会忘，那时，我还在上学，我们在学校里被隔离了两个月！”“赛庆嫂”显然在回忆中。

“那我現在要告诉你，如果现在非典要卷土重来，你希望它来吗？”

“那我肯定不希望它来呀！”“赛庆嫂”似乎隐约感觉到什么，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于是，老蔡把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情况和危害性一一讲给她听，最后他诚恳地对“赛庆嫂”说：“大妹子呀，等明天你老公检查结果出来，我们再作决定，我承诺，只要你老公是普通感冒，我会到机场亲自接他们回来！”（二）

民间写真



甜品店里的爱心

□王海波

爱民路上有一家甜品店，十多个平方米，经营蛋糕和小甜点。店主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大家喊她老板娘，她不答应，目光里满是友善和笑意。我不知道她的姓和名。

到店里拿东西，从卡口经过时，她会主动下车测量体温，亮出进入小区的出入证。她齐耳短发，戴着口罩，看不清她的模样。

2020年这个冬天非同寻常，一场疫情使人们每天都在焦虑、担忧、恐惧中度过。在战“疫”的关键时刻，各地都采取了果断措施，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美好家园。我们单位包干的小区临时租用的卡口就在甜品店隔壁，这一路的店都关着，从东到西用铁丝网封了起来。因为这是个老的小区，至今没有物业管理，半开放的，我们担心进出出的人员杂，所以必须控管好。对此，小区的人员都很理解、支持和配合，这倒让我们的工作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尽其所能筑牢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甜品店几天前就在收拾，卫生也搞好了，街上行人越来越少，生意也淡，熟客打电话她才做，社区通知她关店，她说关就关，她也知道这次疫情四处蔓延，人命关天，政府号召怎可不听？她是个听话的人。

她到爱民路开店，已有五年了。起初她在加盟店学了三个月，掌握了做蛋糕的技术就壮着胆子开。她守法经营，本本分分做人。她不图多大利

润，比起其他蛋糕店，在同质的情况下，价格便宜得多。她跟房东关系不错，房租不高，就是涨点也无所谓，甜品店对她来说，不是想赚多少钱，她图个自由，可以有时间接送孩子，她原想孩子给婆婆带的，但又怕婆婆带不好。她不是本地人，远嫁到这里的，她认识她老公也是朋友介绍的，当时她在一家品牌店上班，经理经常批评她，说她不求上进，不想多挣钱。她不以为然，生活没有那么多甜蜜，更多的是平淡，拥有了那份平淡，生活就像她的甜品那样美妙可口。她不欠人钱，老公一个月五六千，公公做瓦工的，一个月也能挣七八千，婆婆在厂里上班还有工资拿，她开个小店，过日子足够了，她就是想过安逸、舒心的生活。她说人要那多钱干吗？在灾难面前什么都不是。再说，钱这东西，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那天，她送来小蛋糕、蛋黄酥还有甜品，她说慰劳慰劳大家，尝尝她的手艺，并把甜品店的钥匙拿了过来，说：“我看你们这个地方挺挤的，就搬到我店里去，你们24小时值班，夜里也好有个遮挡，水电、空调都现成的，免费给你们用，反正现在又不开门，空着也是空着。”而后又说，“你们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才吃这苦的。”

她的语气执著且坚定，让人无法拒绝。是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内心蕴藏着善良、仁爱和正义，这正是我们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动力和法宝。她的这一番话质朴而又真诚，在这个寒意未褪的初春像一股暖流从我们心底流向更远的地方。

江海新韵



逆行者 (散文诗)

——写给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赵勇前

——
背对春天，头悬庄严，让光荣的承诺，在眉宇间流连。那一刻，逆行的路上，踩着对家的眷恋，怀揣的嘱托总是沉甸甸，那些艰难的章节，注定要用生命去书写。

布满泪水的视野，哪怕尘埃沧桑，只有坚强的气度与你共勉。相依的背影，迎着风声一往无前，哪怕前方的道路充满着艰险。

举起的誓言，右手握镰；托起的心愿，左手擎天。剥开岁月的阴影，削去那些低俗的谣言，那一刻，深邃的经书里，思想的坚定，情满人间。

驰援的步伐，嵌入悠长的风声，铿锵如歌；疫情的战场，舞动最美的身影，豪迈如鼓。在祖国的版图上，一脉相连的民族风，化为挺拔英姿的参天大树，刚正的脊梁，定能撑起，长空下就要到来的春天。

举国挥舞的旗帜，铺满这个季节。横空长嘶的哨音，镌刻在天宇的扉页。黄河的涛声里，镶嵌着心手相连的旋律，跌宕在波涛汹涌的新年。

二
举手为国，俯身为民，血液里流淌的是同胞情结。远处的雷暴，埋葬着生命的气息，无声的险恶，潜藏在每天的愤怒里，那些波澜壮阔的日子，你们坚实的足音，弹奏着永远的春天。一抹斜阳被飞舞的翅膀剪断，渗入骨髓的疼痛，在你们到来之前，风干在山高路远的悬崖边。沧海消融水晶的泪珠，山崖失去芬芳的绿意，那一刻，白色的衣冠，肩披暮色，却在风雨飘摇的枝头长青。

城市的喧嚣，尘埃已定，火神山的寓言，愈合了那片低悬的哀伤；雷神山的故事，让人们听到冬天的末梢上拔节的脆响；钟南山的声音，刺穿瘟疫的伪装，撼人心魄的珠玑，在无数人眼眶里回旋。

三
任盐水在岁月静好的思绪里流淌，任呼吸机在生命祈祷的苦难里酝酿，任手术刀在切开的风华岁月中旋转。在抗击疫情战场，厚重的盔甲，与无形的瘟神搏杀出一道道希望。那一刻，胸怀神圣的使命，把箭在弦上的战书签下。那一刻，承受风雨无阻的担

当，用生命谱写绝唱。深深的印痕，蜿蜒着心怀大爱的绚烂，白衣天使的背影里，总能折射出温柔的倔强。

城市的一角，夜色浇灌的忧伤，注定让呻吟者，痛苦地表达。冬天从武汉开始，东湖的水，潮湿了花朵的梦，和斜阳刺绣的衣裳。其实，听诊器里传声的那把辛酸，在冰冷悲寒的魂魄里，已经渐行渐远。

怀揣这灵魂可以飞翔的夙愿，救护车的声音，用生命最后的土壤，筑就内心可以抵达的彼岸。让暂时的隔离，成为明天的宽广，切莫所有的喧哗，那些背影，在往事的湖面，感受乡愁的分量。

四
脚步沉重，身影蹒跚，这风起云涌的日子，滑过掌心，指纹的脉络，连接国歌音符里的高贵，每次的倾情，总要度量生命的张力和广博。

以敢死扶伤的名义仗剑而歌。昼夜奋战的坚守，在心灵的一角，坚贞不渝，随便折取一枝傲骨，铮铮的音色，在眼神的弦上，正气铿锵。

生死之间，一团寒冬的烈火，温暖所有的寂寞，只有那些祈愿，充满着裂缝的哀伤，多少清辉只在向晚的门楣轻点深陷的呼唤。那些飘落的耳语顷刻让黑暗不朽，旷日持久的守望，终将被通透的月光继续和传远。

戴上口罩，把乡音藏在舌尖底下，声嘶力竭的歌唱，埋在心底。口罩以外奔走的命运，撕不碎庞大的黑夜，满是伤疤的眼神里，一船悬念，横渡来来回回的履痕。

五
前赴后继的路上，播撒众志成城愿望，坚韧的脚步声，传向武汉废墟的心底，刻骨铭心的温暖，在实干兴邦的字眼里怒放。

江城的加油声里，负载着举国上下一万次翘盼。萦绕在黎明前的壮举，是如歌的行板，在你若安好的回音里，激荡起便是晴天的期盼。

力挽狂澜的忠诚和守护，终将镌刻在神圣的土地上，共和国的复兴之路是你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供养。历史的车轮驶向光辉的旗帜，那一刻，举起的宣誓是你们永恒的绝唱。

轻轻地把武汉回望，医护人员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灯盏，悬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顶端，无限伸展的图腾，火焰般狂浪，世界的舞台上，谁能够托起辉煌？

在古老的东方。

故事里的故事 (小说)

□段国圣

一家人难得的坐在一起。
讲故事是从上个星期三也许是星期四要么就是星期二——开始的。

今天轮到外公打头阵。外公为自己能成为第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感到骄傲，他抖擞了一下精神干咳了两声，接着讲他昨天未讲完的故事。他讲之前总是不紧不慢地先呷一口茶——这是父亲给他泡的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浓浓的香气。之前我们从未听过外公讲故事，当然我们也没时间听，即使偶尔听外公哼一段西皮二黄都觉得烦。可现在不一样了，外公讲故事就像点燃了一堆篝火，不仅让我们得到了温暖，还消除了寂寞。他的故事多少带有一点惊险的成分，可讲到紧要关头他又去抽烟，慢慢地取出一支烟抽起来，现在已经没有人指责他抽烟了，“想抽就抽吧”，大家都这么说，因为跟一个好故事相比，屋里多一点烟雾已没那么重要了。外公的故事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可就在他讲得有些气喘吁吁的时候，戛

然而止！他总是这样，紧要关头卖关子！

啪！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原来是花猫咪跳上窗台抓破了一只彩色的气球。外婆吓得大叫一声，差点瘫倒在桌子底下。这一意外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阵骚动。

轮到父亲了，跟外公相比他就相形见绌了，他有些局促，故事内容也很干巴，不是颠三倒四，就是支离破碎，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令人不满的是他还不断放下故事问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他讲故事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在收到听众的三个哈欠和不满的眼神后，他拱了拱手结束了他的讲述。

妈妈的故事就不一般了，一如既往吸引人。开讲之前，我们已经有所期待，精神也为之一振，尤其是外公，甚至从那宽厚的沙发上欠起了身，只等她快快道来。妈妈不说传奇神话也不说魔幻八卦，她讲的是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确有其事其人，整个故事既

没有外公的欲擒故纵，也没有父亲的杂乱无章。妈妈的故事娓娓道来，不仅感人肺腑而且令人深思，博得大家的一片掌声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父亲甚至破天荒地剥了一颗橘子塞进妈妈的嘴里。

该轮到外婆了，外婆的故事好像被榨取得差不多了，当大家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才像下了一个好好的决心似的讲了一个对我们隐瞒了半个世纪故事，“那还是在五十年前，我十八岁……”外婆断断续续地讲完故事，眼角居然挂满了泪水，妈妈抽出一张纸巾让她擦去眼泪。大家心里有些难受，都默不作声。许久外公才对我说：该你讲了，我的小宝贝。

对对对，该轮到我了。

不过我的故事总是被他们取笑，说我胡编乱造，不仅乏善可陈而且滑稽可笑。外公还批评道：低俗。我有点委屈，这些故事我都是从书本上和电视上看到的，怎么能说是胡编乱造呢？所以今天我要另辟蹊径讲一个我自己创作的故事